濮阳杂技系列之三

杂技与诗的不解之缘

本报记者 刘文华

在我们既往的经验中，杂技与音乐、舞蹈的关系颇为密切，如影随形，亦步亦趋，三者之间仿佛有一条天然的纽带，或者三者本身就是孪生的姊妹。其实，不唯如此。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，杂技与诗也关系渊源，几乎每一个杂技项目都有一首或数首对应的诗。如果说音乐、舞蹈直接为杂技注入了韵律与美感，那么，诗则参与了杂技的传播、提升了杂技的品位、丰富了杂技的内涵。在没有报纸、电视、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的古代，正是一首首绘声绘色、脍炙人口的诗记录反映了杂技的发展和演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诗于杂技同样不可或缺，功莫大焉。

但有绝技惊朝野，必见妙句动四方。

《水秀》剧照。

马背上的诗

濮阳是中国杂技之乡，是中华诗词之市。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史称诗歌源头，收录诗歌305首，出自濮阳一带的就有39首，占比十分之一还多。近日，我市文化学者史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，《诗经》中《简兮》一诗里的“硕人俁俁，公庭万舞。有力如虎，执辔如组。左手执籥，右手秉翟”等句，写的其实就是一场马术表演。表演场地在卫国都城，即我们现今生活工作的地方——濮阳。据东北庄杂技乔家班第五代传承人乔天福说，以前的杂技团多叫马戏团，可见马戏是重头戏，马术表演也曾是乔家班“一马当先”的招牌节目。细分的话，马术表演有秦王大搬马和小搬马、童子拜佛、马上倒立、姜太公钓鱼，以及左右插花、蹬里藏身等，非常考验表演者和马匹的配合精神。1900年，马术比赛进入奥运会竞技项目。2008年，奥运会马术比赛在香港举行。

马术表演源远流长，古今中外都有马术比赛活动。春秋时期，乘是一个常见的量词，四驾马车为一乘。马和马车的数量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，故有“千乘之国”“万乘之国”之说。到了商周两朝，国家要求学生必须掌握“礼，乐，射，御，书，数”六项基本才能，史称六艺。所谓御，便是驾驭马车的能力。御又分五御，即，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，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，经过天子表位有礼仪，穿过甬道而驱驰自如，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。从中不难看出，驾驭马车是一项非常富于挑战性的技能，且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。只有人、马、车高度协调，浑然一体，才能驾轻就熟地载人运货，在作战时冲锋陷阵，在比赛时脱颖而出。《诗经·车攻》中的“我车既攻，我马既同……四黄既驾，两骖不猗。不失其驰，舍矢如破。萧萧马鸣，悠悠旆旌”，场面宏大，意境开阔，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骑射本领高强的周天子率领诸侯围猎的情景。公元前660年，远嫁他乡的许穆夫人惊闻故国卫地惨遭战乱，冲破重重阻力，策马驾车救国救难，写出《载驰》这一名垂千古的慷慨悲歌：“载驰载驱，归唁卫侯……”1970年，马车驾驭列入国际马联正式比赛项目。

卫地多诗人。史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的许穆夫人不必说了，文武全才的曹植同样与卫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人，成功推动了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，堪称我国诗歌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高峰。西汉时置有东武阳县，在今南乐县韩张镇、山东莘县朝城镇一带，曹植就出生这里。曹植虽生于忧患，饱经战乱，没少随父亲曹操南征北战，但纵观其一生，大多在濮阳周边活动，历任平原侯、安乡侯、鄄城侯、东阿王、陈王等职。南北朝文学家谢灵运才华出众，自视甚高，却独对曹植青眼相加，推崇备至：“天下才共一石，曹子建独占八斗。”而且，李白、杜甫等大家也都是曹植的追随者，行文风格深受其影响。曹植最为人耳熟能详的代表作当是他的《七步诗》，但我们这里要说的，则是他的另一力作《白马篇》：

白马饰金羁，连翩西北驰。
借问谁家子？幽并游侠儿。
少小去乡邑，扬声沙漠垂。
宿昔秉良弓，楛矢何参差！
控弦破左的，右发摧月支。
仰手接飞猱，俯身散马蹄。
狡捷过猴猿，勇剽若豹螭……

《白马篇》又名《游侠篇》，写了一个在国难当头、民族危亡之际策马飞奔边关参战的游侠形象。全诗节奏快捷，气贯长虹，字字珠玑，句句惊人，一幅幅扑面而来的画面仿佛一排排目不暇接的怒涛巨浪。英雄与骏马历来是最佳组合，或纵横草原，或驰骋疆场，无不象征力与美、速度与激情。曹植的不同凡响处在于，开篇即放一匹马横空出世，造成夺人魂魄的效果，再陡转笔锋，写人的来历，写其小时候勤学苦练骑射武艺。早早晚晚弓不离手、箭不离身，弓满如月，矢疾如雨，左射有的放矢，右击箭无虚发。刚刚抬手射中飞来的活物，转身又把远处的箭靶击碎。机智敏捷赛过猿猴，勇猛强悍如同豹螭。不必读完全诗，读到这儿，一个一往无前、马术精湛的孤胆英雄已呼之欲出，跃然纸上。

到了唐代，马术表演花样翻新，有骑马打球、射击、拔河、跳舞、泼水等项目。唐玄宗李隆基就是一个马术爱好者，在皇宫中驯养了许多匹马。传说这些马可微蹲后腿，口衔酒杯，徐行跪拜着为玄宗祝寿。当朝宰相张说写有十多首舞马的诗，其中《舞马千秋节万岁乐府》有云：“圣皇至德与天齐，天马来仪自海西。腕足徐行拜两膝，繁骄不进踏千蹄……”陆龟蒙是唐代著名的农学家，他也有一首《舞马》诗云：“月窟龙孙四百蹄，骄骧轻步应金鞞。曲终似要君王宠，回望红楼不敢嘶。”

剑影里的诗

公元717年，郾城县举办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文艺演出活动，主演是开元盛世第一舞伎公孙大娘。她锦衣玉貌，英姿飒爽，擅长执剑而舞，可挥洒出万千气象，代表节目有《西河剑器》《裴将军满堂势》等。彼时，公孙大娘已名动天下，拥趸者众，别说黎民百姓、达官贵人，甚至连皇帝皇后都是她忠实的粉丝。所以这次演出盛况空前，人山人海，观众不时随着她的舞姿剑影喝彩连连，爆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。人群中有一个入戏很深的顽童，直看得两眼放光，血脉贲张，小巴掌都拍红了。在他看来，巾帼不让须眉的公孙大娘太了不起了，堪比一口气射下九个太阳的神话英雄后羿。艺术的种子从此深深根植于他幼小的心灵，公孙大娘翩若惊鸿、矫如游龙的舞步剑术，给了他最初的力与美的艺术启蒙。这个顽童不是别人，他后来成了和诗仙李白比肩的诗圣——没错，他就是杜甫。

公孙大娘的剑舞有多深入人心、多出神入化，多部典籍有记载。据《国史补》等记载，草圣张旭的书法起初少人问津，写来写去总不见大的长进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邺县（今安阳）看到了公孙大娘的剑舞，才有醍醐灌顶之感，悟得草书神韵。自那以后，张旭参照公孙大娘的剑舞写字，笔走龙蛇，气象一新。一时洛阳纸贵，名声大噪，润笔费不断攀升。韩愈在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盛赞，张旭的书法中藏着风雨水火、雷霆霹雳、歌舞战斗、天地事物之变，可喜可愕。对后世楷书具有引领作用的颜真卿，尽管与柳公权分享着“颜筋柳骨”的美誉，但那会儿，他还籍籍无名，曾先后两度辞官去做张旭的学生。更为传奇的是，史称画圣的吴道子早年也曾师从张旭学习书法。他跟老师看了几次公孙大娘的剑舞，茅塞顿开，竟另辟蹊径，改学起绘画来。吴道子有幅名作《地狱变相图》，立体感强，画中的鬼怪见骨见肉，纤毫毕现，仿佛正从画上走下来，令观者不寒而栗，直冒冷汗。那些卖鱼卖肉的人见了，怕杀生负罪，死后也被打入地狱，纷纷放下屠刀，相继改弦易辙，开始有意识地积德行善起来。公孙大娘的剑舞竟派生多个书画大家，且移风易俗，影响深远，其舞姿剑影之奇绝之凌厉，由此可领略一二。直到晚唐，诗人郑嵎还在《津阳门诗》中盛赞“公孙剑伎方神奇”，并特别注明：“上始以诞圣日为千秋节，每大酺会，必于勤政楼下使华夷纵观，有公孙大娘舞剑，当时号为雄妙。”司空图也有《剑器》诗云：“楼下公孙昔擅长，空教女子爱军装。”到元和年间，女子持剑独舞变成实战气息浓郁的男子持剑群舞，旗帜、火炬等烘托气氛的道具也相继加入，蔚为壮观。姚合有《剑器词》云：“圣朝能用将，破敌速如神。掉剑龙缠臂，开旗火满身。积尸川没岸，流血野无尘。今日当场舞，应知是战人。”

回过头来说杜甫。

时杜甫6岁（一说5岁），此前还在老家巩县生活。这一年，他的父亲杜闲赴任郾城尉，便把他和他母亲接了过来。公孙大娘早就到别处巡演去了，但杜甫还没从震撼中还过神儿。他削了一柄木剑，一天到晚地挥来舞去。为求神似，他还常和小伙伴儿下河击鱼、上树斩枝。这个顽童许是萌生了仗剑天涯，长大后也当个杂技名角的雄心壮志了，但在父亲那里遇到了阻拦。父亲不允许他再像个野孩子似的疯跑疯玩了，请了一位教书先生来，毕竟诗书传家才是根本的理儿。在教书先生的监管下，杜甫不得不放下心爱的木剑，开始乖乖地读书识字，乖乖地走向父亲给他设定好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。

但这个事还没完。

至少，杜甫欠给过他艺术美感的杂技一首诗。

人生须臾，一晃到了767年，6岁的顽童杜甫已沧桑成年届六旬的花甲老人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历经战乱和仕途挫折的杜甫从长安逃难到蜀地，在夔州一个叫元持的官员家里，又一次看到了剑舞，表演者是李十二娘。李十二娘操一口浓重的河南话，一招一式也浑如公孙大娘的翻版。上前一问，李十二娘果然是来自河南老家的临颍人，而且还是公孙大娘的得意弟子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50年的风雨过去了，想想童年的美好时光，再看看眼下这失意落魄大半生的漂泊时光，杜甫不由恍兮惚兮，多少前尘往事都奔来眼底。出来混终归是要还的，即便远隔半个世纪，即便这个人是诗圣杜甫。百感交集、情不自禁之间，杜甫挥泪写下荡气回肠的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：

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《剑器》动四方。
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
㸃如羿射九日落，矫如群帝骖龙翔。
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
绛唇珠袖两寂寞，晚有弟子传芬芳
临颍美人在白帝，妙舞此曲神扬扬。
与余问答既有以，感时抚事增惋伤。
先帝侍女八千人，公孙剑器初第一……

↑ 竿技。 ↓ 绳技。 照片提供 梁南阳

高竿上的诗

竿技是杂技项目中的一个大项，分顶竿、爬竿、车上载竿、掌上戏竿等。东北庄刘、乔、李三家杂技班均擅长此技。市诗词学会会长闫震有《忆东北庄跑马上竿》诗云：“策马围场一溜烟，头肩朝地脚朝天。方惊竿上刀锋立，又见空中草帽旋。”

竿技在汉代已十分普及，常赴宫廷表演，到唐代，更多艺人把竿技表演推向高峰。说来难以置信，有一个叫王大娘的女大力士，竟可以“首戴十八人而行”。百尺竿头有一座木山，状若神话故事中的瀛洲、方丈，一群手持红色符节的半大孩子出入其间，辗转腾挪，追逐嬉戏。饶是如此，头顶千钧之重的王大娘仍载歌载舞，若闲庭信步。据唐人段处海《明皇杂录》记载，李隆基曾在勤政楼前大张声乐，乐舞百戏，与爱妃杨玉环一块观看过王大娘的演出。彼时，与濮阳隔河相望的东明出了一个叫刘晏的神童，不过10岁，相貌奇丑，却才思敏捷，聪慧过人，此前曾于李隆基去泰山封禅的时候呈献颂文。刘晏小小年纪就擅长文章，李隆基深感惊奇，让张说考察刘晏。张说考察后说：“刘晏是国瑞。”李隆基当即将刘晏带回朝廷，封其为太子正字。那会儿，杨玉环把刘晏揽在怀里，为他涂脂抹粉，还给他戴上女子的头巾，并问他有何观感。神童刘晏果然神，就坐在杨贵妃的膝上占得一绝《咏王大娘戴竿》，后传为历代歌咏竿技的著名篇章：“楼前百戏竞争新，惟有长竿妙入神。谁谓绮罗翻有力，犹自嫌轻更著人。”

帝王贵妃偏爱竿技，皇亲国戚也不甘落后。时王公贵族出行有仪式，动辄百人，浩浩荡荡一大溜车队，保镖开道，乐队伴奏，百戏杂耍必不可少，尤以顶竿表演为主打节目。说是与民同乐，但更多的意味，当如今人炫富。中原杂技博物馆陈列有敦煌壁画《宋国夫人出行图》，那上面就有大力士头顶长竿的情形。竿的顶端缚一短横竿，呈十字架状，上下左右各悬着一个半大孩子。这些孩子在半空中腾跃翻飞，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，惊险刺激，引得沿街百姓争相观看，万人空巷。有一个叫张祜的诗人，世称海内名士，与杜牧、令狐楚等友情笃厚。他对杂技一往情深，每看到精彩绝伦的杂技表演便忍不住手舞足蹈，虽不能至，但心向往之。他技痒的表现就是诗兴大发，专门作有《大酺乐》《观宋州田大夫打球》《观杭州柘枝》《热戏乐》等歌之咏之。其中一首《千秋乐》，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这一盛况：“八月平时花萼楼，万方同乐奏千秋。倾城人看长竿出，一伎初成赵解愁。”

除了马术、剑舞、竿技，其他杂技类别如舞狮、绳技、口技等，也都曾在诗人的笔尖上各领风骚，且世代不绝，佳句迭出。比如白居易的“西凉伎，假面胡人假狮子。刻木为头丝作尾，金镀眼睛银贴齿。奋迅毛衣摆双耳，如从流沙来万里。紫髯深目两胡儿，鼓舞跳梁前致辞”，写的就是舞狮。又如刘言史的“泰陵遗乐何最珍，彩绳冉冉天仙人……危机险势无不有，倒挂纤腰学垂柳。下来一一芙蓉姿，粉薄钿稀态转奇”，写的就是绳技。再如郎士元的“天生一艺更无伦，寥亮幽音妙入神。吹向别离攀折处，当应合有断肠人”，写的就是口技。

据了解，即将在第四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展演的节目中，江苏省杂技团参展的《小桥·流水·人家》，就是一台融东方诗词歌赋与杂技为一体的杂技剧。在此之前，武汉市杂技团也曾以著名爱国诗人屈原代表作《九歌》为主题，推出楚文化神幻杂技剧《梦幻九歌》。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杂技与诗之间，委实有一份不解之缘。

在高处，杂技、雕塑、书画、影视等不同门类的艺术是相通的。杂技与诗的相遇，不仅仅是肢体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相遇，还有金玉良缘的况味，还有木石前盟的渊源。彼此传神会意中，相映生辉，两全其美。